

丙吉問牛圖

卷之七

六言

林申清 編著

黃青夫秋江釣月圖

宋元書刻牌記圖錄

五言

采桑曲

顧廷龍題

趙子昂詩集目錄

五音四聲切韻圖詳明。

翠巖

校正

新刊足註

明本黃嶺



卷之七

兩吉則牛圖

六言

林申清 編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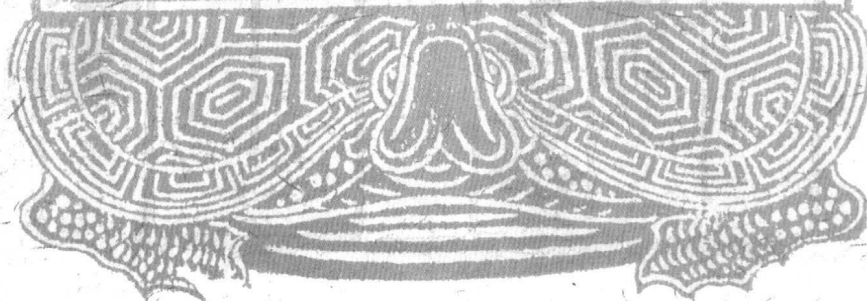
宋元書刻牌記圖錄

采桑曲

顧廷龍題

趙子昂詩集目錄

今取證類本尤善者為
 義分本中方論多者悉為補入又有
 黃青夫秋江釣月圖
 題孤山放鶴圖
 類是也圖像失
 各條下俾讀
 今亦考正凡
 戰不敢一
 士夫以挂挂以挂夫以舊
 晦明軒謹記
 顧廷龍題
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

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宋元書刻牌記圖錄/林申清編著.-北京:北京圖書館出版社,1999.7

ISBN 7-5013-1482-9

I. 宋… II. 林… III. ①版本-記錄-中國-宋代-圖錄②版本-記錄-中國-元代-圖錄 IV. G256.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1999) 第 30678 號

書名 宋元書刻牌記圖錄

著者 林申清 編著

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(原書目文獻出版社)

發行 (100034 北京西城區文津街 7 號)

經銷 新華書店

印刷 北京順義向陽印刷廠

開本 大 16

印張 10

版次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—3000

書號 ISBN 7-5013-1482-9/K · 264

定價 26 元

序

潘景鄭

雕版之業，昉於李唐。元微之序白氏《長慶集》自注曰：「揚越間多作書摹勒樂天及余雜詩賣於市肆之中」，可證唐之中葉已有雕版之業。其他見於記載者，如佛經、佛像、曆書、訓蒙之書，亦當鬻印板文，惜今流傳，已如星鳳，不可見矣。五季而後，雕槧始成專業。北宋之初，設國子監刊行圖籍，若七經正義、《史記》三史、南北朝七史、《唐書》、《通鑑》，以及醫書、類書等，均經傳布。南宋蹙居臨安，設冑監以續雕槧之業，遍及私家坊肆，傳刻益繁，間亦附識歲月，鐫及牌記，藉睹一書之傳緒，可當發軔之權輿焉。元代繼宋之業，刻書演變不多，而牌記相應無異。明自萬曆以前，因仍宋元舊規，晚季漸有演變，衍成扉頁專題書名、年月、出處，面目全非。至清代則幾於每書扉頁，各有署記，無所謂牌記矣。余嘗謂研治目錄版本之學，胥得據有實物，作為考鏡，方可裨後學之參稽。及門林子申清，於問業之暇，有志從事目錄版本以及古今藏書家之遺緒，為人所未為之事，深入研求，孜孜不倦。已輯成《明清藏書家印鑒》問世，又進而取宋元刻書牌記百餘種，輯為一編，以追跡宋元傳刻圖書之佐證。凡此兩事，皆余數十年來向往而未能成事者。今林子殫數年之功力，快成宏舉，為書林添樹一幟。即此牌記一編，可補宋元雕槧業之新據，尤足當發行圖書之鼻祖，舉凡一書俱有詳證，無待贅辭。老夫耄矣，樂觀厥成，深幸吾門佼佼，差自傲岸耳。衰病僮筆，率書數語，聊當弁言。一九〇年三月吳縣潘景鄭承弼識於滬濱西康路寓樓時年八十有四。

宋元書刻牌記述略（代自序）

我國雕板印刷，至宋而號極盛。宋人刻書，有於書之首尾或序後、目錄後刻一牌記者，以記刊印者姓名堂號，開雕時間地點，乃至所用底本、本書內容、校勘水平、版權歸屬等。略相當於後世之商標或現代圖書的版權頁，祇是尚不如版權頁那么系統、規範、完整。由於牌記具有這種刊印標志、解釋版本的特殊作用，故一直被看作古籍版本鑒定的重要依據之一，也是出版印刷史的極為重要的資料組成。

一、牌記之始

牌記又稱墨圍，以其有墨欄圍繞而得名；又稱碑牌，是為有些牌記狀如石碑之故；此外還有墨記、書牌子、木記、木牌等多種名稱。

最初的牌記大多為無邊框的刊語或題識。如南宋建炎三年前杭州鍾家刻本《文選五臣注》卷三十後題有「杭州貓兒橋開牋紙馬鋪鍾家印行」一行（見圖二十六），臨安府紹興九年刻《漢官儀》卷末有「紹興九年三月臨安府雕印」一行十一字（見圖一），再如版刻史上相當著名的紹興二十二年臨安（杭州）榮六郎刻《抱朴子》，卷後有刊語凡五行七十五字，均依版面順行格而刻，沒有任何框欄（見圖二十七）。後來，也許是為了醒目的緣故，遂在這些刊語邊上加圍墨欄，成了名副其實的牌記。一般而言，南宋初年刻書以無墨圍者見多，至南宋中葉墨圍牌記漸為流行，且形式日趨多樣，但在官刻中，除書院本外，仍以無墨圍者為主。

早期的墨圍牌記尚局限於行格之內，祇是將刊語分為多行，以便上下加橫欄，豎欄則利用原有的行格綫，如南宋初年婺州唐宅刻《周禮注》，卷三後有「婺州市門巷唐宅刊」二行，上下加欄（見圖十三）；再如紹興三十年饒州德興縣董應夢集古堂刻《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》有牌記曰「饒州德興莊谿蒙龍應夢集古堂善

本」，亦僅上下加欄，但行格已有變化（見圖十一），可謂從無墨圍向墨圍過渡的典型例子。隆興二年前後王叔邊刻《後漢書》，目錄後有「本家今將前後漢書精加校證，并寫作大字鋟板刊行，的無差錯。收書英傑，伏望炳察。錢塘王叔邊謹咨」牌記五行四十字。是書牌記文字雖然規矩於行格內，然上下飾以花邊（見圖二十八），可見當時書商已經注意到醒目與美觀的協調。

較典型的墨圍牌記如乾道間（一一六五——一一七三）婺州吳宅桂堂刻《三蘇文粹》，是書目錄後有牌記云「婺州義烏青口吳宅桂堂刊行」（見圖十七）。慶元間（一一九五——一二〇〇）黃善夫刻書，墨圍牌記已為定制（見圖十九）。

二、牌記的種類、形式

牌記具有標識之用，已如前述。宋元間家塾、書坊雕板，多有好用專有牌記形式者，且各具特色。如臨安陳宅書籍鋪刻本，每書後均有刊語，或曰「陳宅書籍鋪印」，或曰「陳宅經籍鋪刊印」，或曰「陳道人書籍鋪刊行」，其文雖詳略不一，但都有一共同的特點，即最後一字「印」或「行」的最後一豎都拉得很長，且順勢向左彎曲，略有簡牘筆意（見圖三十四）；建安黃善夫刻書均用長方形牌記，其字體或真或篆，真書在歐柳之間；余仁仲萬卷堂刊語多用真書，且無墨圍，然所刻《春秋穀梁傳》，有一近似「亞」字形牌記曰「余氏萬卷堂藏書記」，字用隸書，可謂例外（見圖三十），牌記內容與其所刻《公羊》刊語「謹以家藏監本及江浙諸處官本參校」，正相匹配。咸淳間廖氏世綵堂刻「韓柳文」，用橢圓形粗框和「亞」字形細框牌記，中有篆書「世綵廖氏刻梓家塾」（見圖二十四）。人稱廖氏世綵堂刻書字體在褚柳之間，秀雅絕倫，觀其牌記之篆書，更是秀麗而不失古雅，決非一般書賈、書匠可為，宜其為當時權相之門客也。

元代以降，牌記形式益多，除上述長方形、「亞」字形、橢圓形外，還出現了鐘鼎形、琴瑟形、蓮龕形、幡幢形等圖案形牌記，爭奇鬥巧，十分可觀。至元間魏天祐刻《資治通鑑》，將爵形、圓形、方形牌記匯為一組，三者文字分別為「鉅鹿奉國」、「容齋」、「中和堂」，是書雖為家刻，牌記却儼然商標模樣（見圖四十六）；元皇慶元年建安余氏勤有堂刻《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》，目錄後有鐘形牌記和鼎形牌記「勤有堂」，傳序碑銘後有

「建安余氏勤有堂刊」篆書長方形牌記（見圖五十一），人說後來廣勤堂翻印此書，仍沿用原有牌記，祇是將「皇慶壬子」和「勤有堂」字樣鏤去，分別改為「三峰書舍」和「廣勤堂」（見圖五十四）。予於此說存疑頗久。竊以為以偌大之廣勤堂，重刊一木記當易如反掌耳，似不必出此挖鏤補嵌之下策，細較勤有堂和廣勤堂二書之鐘式、鼎式牌記，可辨略有差異，且二書牌記所在之葉板框尺寸亦不相同，然有於見聞，不敢必。近讀《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》「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」條，傅氏云：「此書余所見不下六七帙，率元明間刊本，間有明翻本，惟此刻為真元刊無疑。」又云：「海虞瞿氏有一帙，亦元明間印本，瞿氏謂余氏勤有堂本，版歸廣勤堂，鏤去余氏印記，竊恐未必然耳。」恰釋吾之疑問。

三、牌記的位置、內容和作用

宋元刻書牌記的位置尚不固定，一般多見於卷首、卷末或序跋、目錄之後，亦有刻於一書之最後者，故有時不容易找到。元代後期，始有書坊將牌記直接刻於封面，至正十六年翠巖精舍刻《廣韻》即以「牌記」作為封面，其文曰：「翠巖精舍 新刊足註明本廣韻 校正無誤 五音四聲切韻圖譜詳明 至正丙申仲夏綉梓印行」（見圖五十三）。但這種封面牌記在元刻中實不多見，明清坊刻則頗為流行。

牌記形式既異，內容亦多寡不一，少者寥寥數字，僅簡單記述刊刻者堂號或刊刻時間、地點等，多者長達數百字，直可視為一完整之文章。宋刻中如《老子道德經》牌記曰「建安虞氏刊于家塾」，元刻如劉氏日新堂刻《詩經疑問》牌記曰「至正丁亥菖節刊」，此均為少字例。宋刻牌記中文字最長者為余仁仲萬卷堂刻《春秋公羊經傳解詁》所附刊語，凡一二二字，文曰：「公羊穀梁二書，書肆苦無善本，謹以家藏監本及江浙諸處官本，頗加釐正，惟是陸氏釋音字，或與正文不同。如此序釀嘲，陸氏釀作讓，隱元年嫡子作適歸……紹熙辛亥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書」（見圖三十）。稱之校勘記亦可當之無愧。前人或以為此是古書牌記中文字最多者，誤。古書牌記中文字最多的當數金刻本《重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》卷首之螭首龜座碑形牌記，長達二五二字，文長不錄（見圖四十九）。

牌記文字按其內容，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種類型：

(一) 記刻書時間。如上述元刻《詩經疑問》目錄後有黑底白字牌記曰「至正丁亥菖節刊」。

(二) 記刊刻者齋名堂號。如廖瑩中刻書牌記為「世綵廖氏刻梓家塾」，已如前述。

(三) 兼記刊刻地點和刊刻者齋堂室名。如宋刻《常建詩集》有牌記曰：「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宅刊印」；再如《二十先生迴瀾文鑑》有牌記「建安江仲達刊于羣玉堂」（見圖三十八）。

(四) 兼記刻書時間和刊刻者。如宋刊《漢書》有牌記曰：「甲申歲刊于白鷺洲書院」（見圖六），是書各家著錄均定為宋寧宗嘉定十七年白鷺洲書院刊本。然白鷺洲書院係南宋吉州江萬里於淳祐元年所建，而寧宗嘉定十七年時，江萬里才二十七歲，尚未中進士，更無從論及創立白鷺洲書院。故是書牌記之甲申歲，至少當順推至至元二十一年之甲申。傅增湘《藏園羣書經眼錄》曾依舊說定為宋嘉定十七年刊本，後可能亦未注意到前人對白鷺洲書院創建年代之疏忽，至《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》則改云：「白鷺洲書院大字本，始刊於南宋，畢工於元至正間」。牌記之有助於考證版本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(五) 兼記刻書時間、地點、及刊刻者。如宋刊《鉅宋廣韻》序後有「己丑建寧府黃三八郎書鋪印行」一行，日本舊題為北宋仁宗皇祐元年刻本，考黃三八郎書鋪乾道元年刻有《韓非子》二十卷，乾道五年正值己丑，故是書之己丑當為南宋乾道五年，而非北宋皇祐元年（見圖二十九），二者相距整整一百二十年。此牌記互相印證之例。

(六) 記版權。如眉山本《東都事略》有「眉山程舍人齋刊刻，已申上司，不許覆板」語，足證當時已開始重視版權問題。

(七) 刻書咨文。用以介紹刊刻底本、校刊水平等。如宋刻《東萊先生詩武庫》目錄前有牌記曰：「今得呂氏家塾手抄武庫一帙，用是為詩戰之具，固可以掃千軍而降勍敵，不欲秘藏，刻梓以淑諸天下。收書君子，伏幸詳鑒。謹咨」（見圖二十五）。刻書咨文中還常出現諸如「當心刊刻」、「的無差錯」之類用語，純屬廣告性質，不足為刊刻質量之證明。相應於咨文式廣告，還有新書預告。如元刊《韋蘇州集》卷末有「孟浩然詩陸續刊行」八字（見圖六十五），再如宋王叔邊刊《後漢書》目錄後有「今求到劉博士《東漢刊誤》，續此書後行」。一

般而言，此類咨文和新書預告以坊刻為多，但也偶見於家刻。

(八)刻書跋文。用以記刻書緣起及有關事項。宋元刻書，不乏以題跋兼牌記性質者，官刻、家刻、坊刻均然。官刻中最典型者如黃唐本《禮記正義》(見圖四)，後有黃唐跋文八行，文曰：「六經疏義，自京監蜀本皆省正文及注，又篇章散亂，覽者病焉。本司舊刊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周禮》，正經注疏萃見一書，便於披繹，它經獨闕，紹熙辛亥仲冬唐備員司庾，遂取《毛詩》、《禮記》疏義如前三經編彙，精加讎正，用鋟諸木，庶廣前人之所未備，乃若《春秋》一經，顧力未暇，姑以貽同志云。壬子秋八月三山黃唐謹識。」從此段跋文可以知道浙本諸經的刊刻始末：一、在黃唐之先，浙東茶鹽司已刻有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周禮》三經，且經注疏萃見一書；二、紹熙三年黃唐提兩浙東路茶鹽司，又取《毛詩》、《禮記》刻之，例同前三經。案今黃唐本《毛詩》已佚，《禮記正義》有潘氏寶禮堂影刻本，又世傳《尚書正義》後亦有黃唐跋文，從上述跋文可知為後人補入；三、因力有所不逮，六經中尚剩《春秋》未刻。家刻本如元沈伯玉刻《松雪齋文集》(見圖四十八)，略云：「松雪齋詞翰妙天下，片言祇語，人輒傳玩。公薨幾二十年矣，而平生所為詩文，猶未鏤板。今從公子仲穆求假全集，與誠鄭君再加校正，亟鋟諸梓，置之家塾，俾識者得共觀焉，至元後己卯良月十日花谿沈璜伯玉書。坊刻如余仁仲萬卷堂刻《春秋公羊經傳解詁》所附刊語，已如前述。此數者均可謂題跋兼牌記之典型者。」

就今天而言，牌記之作用可以歸為兩大類：

一、有助於古書版本之鑒定。由於牌記記錄了一書的刊刻者、刊刻時間、刊刻地點等內容，因此可以用作鑒定版本的輔助依據，甚至可以用來直接確定版本，特別是那些兼具牌記性質的刻書跋語。比較有代表性的如番陽洪氏乾道六年十二月刻《洪氏集驗方》(圖十四)，卷末有刻書跋語曰：「右集驗方五卷，皆予平生用之有著驗或雖未及用而傳聞之審者。刻之姑孰，與衆共之。乾道庚寅十二月十日番陽洪遵書。」案洪遵字景嚴，宋宰相洪适弟。《宋史·藝文志》醫書類有「洪氏集驗方五卷，不知名」，蓋脫脫等撰志時未檢原書也，今以跋語校之，是遵無疑。但有時牌記上內容對今人而言，已不十分明確，尚須結合其他因素來綜合判斷，如前文所舉宋刊《漢書》之牌記「甲申歲刊于白鷺洲書院」，甲申歲究係何年，必須結合書中避諱及白鷺

洲書院的歷史方可確定。又如隆興二年前後王叔邊刻《後漢書》，雖然牌記上明確記為「錢塘王叔邊」，然是刻書體秀媚瘦勁，紙墨版式純係南宋初建本風格，故後人在定為建本的同時，認定王叔邊為浙人而開書肆於建陽者；又因為牌記後有「武夷吳驥仲逸校正」一行，而據何義門校本《後漢書》記載，隆興二年麻沙劉仲立本并有吳仲逸題款，因推知此書亦為隆興二年前後刊本。自然，牌記亦有原書并無而後人追加者，如前述《尚書正義》之黃唐跋文；又有後來翻刻保留原有題跋牌記者；更有書賈作偽以冒充古刻者。此古今一理，不必贅述，但在利用牌記鑒定版本時却不可不注意。

二、史料作用。由於牌記實際上具有版權頁和刻書廣告之作用，故於研究出版印刷史等，有很大的史料作用。如前述《東都事略》之牌記，可知宋代已有版權管理；再如紹興二十二年臨安榮六郎刻《抱朴子》，是書卷末有牌記五行，其文曰：「舊日東京大相國寺東榮六郎家，見寄居臨安府中瓦南街東開印輸經史書籍鋪，今將京師舊本抱朴子內篇校正刊行，的無一字差訛，請四方收書好事君子幸賜藻鑑。紹興壬申歲六月旦日」（見圖二十七）。此五行七十五字在宋代刻書牌記中極為難得，除可以作為鑒定版本的主要依據外，亦是研究中國出版史的極為珍貴的資料。以之與他書互相印證，如《東京夢華錄》云「相國寺大街皆是幞頭腰帶經籍鋪」，又《蘇文忠公文集》「奏議卷六·乞賜州學書板狀」云「寺東門大街皆是幞頭腰帶經籍鋪」，可以考知北宋時東京（今開封）刻書業之興盛。據此亦可知南宋時浙江地區刻書業的興盛發達，得益於當時大批北方刻工南渡這一客觀條件。據《都城紀勝》記載，當時由舊京師避難來臨安的商賈「於御街前開張鋪席者，不下萬計」，而榮六郎僅是其中印刷業之一家而已。靖康之難，中原淪陷，榮氏隨眾遷杭，舊鋪新開，遂重刻此書。此外，這段文字實際上也是一份商品推銷廣告，它標志着宋代商品經濟已發展到相當程度，而刻印書籍，亦足以成為其中的一個行業。其他牌記亦從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蘊含有古代書刻的研究資料，俟待今人進一步加以發掘和利用。

是書之編，始於一九八九年予華東師大研究生行將畢業之時。當時，予賈《明清藏書家印鑒》編就之餘

勇，在業師潘景鄭先生口授手教之下，取宋元書刻牌記百餘種，彙成此編，於今忽忽將近十年。邇來國門洞開，海外中國研究之成果不斷涌入，某某學之研究在國外之說，甚囂塵上，吾國學人大有坐井之嫌。一九九三年，予負笈東渡，先是寄藉於號稱日本第一學府的東京大學之文學部中國哲學研究室，竟大失所望，所謂著名中國學專家，口吐狂語，出言不遜者多，而學有根底、謙謙君子者少。長澤規矩也、諸橋轍次等先賢之風範學問蕩然無存，更可笑者，竟有某在日本專攻中國哲學之中國留學生語予曰，國人今已難覓讀懂《莊子》者。予愕然，予固知彼東洋學界有此自以為是、妄自尊大之島國劣根性，而吾國學子何妄自菲薄如此矣，或此仁兄欲借助洋人以自大，亦未可知。然所謂某某學之研究在國外之說，殆由此而生矣。此吾東遊三年之最大感受，不能不一吐為快。去歲，予自東瀛歸，旋即檢出患有惡疾，予知天命之難違也。予生性驚鈍，雖遊於師門十餘年，曾不能得諸師學問之什一，自愧有辱師門深矣。惟念是編鉤攬考釋之艱難，且於書林不無參考之助也，予何忍多年之心力就此淪沒矣。乃發願以有限之餘年，為書林再盡薄力，聊寫鴻雪之意，亦足告示天下，斯學不失於中國矣。適承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慨允，為之刊布，遂檢尋舊稿，斟酌刪削再三，成就就是。其間得友人虞萬里兄披覽指摘，訂正失誤，在此并致謝忱。

林申清 記於海上清風齋

一九九七年九月九日

編輯說明

一、書刻牌記是古籍版本鑒定的重要依據之一，也是書史研究的極為重要的資料組成，惜至今未有專門的圖錄匯編。筆者有幸從海內著名學者顧廷龍、潘景鄭諸師治版本目錄之學，在前輩學者指導下，鉤玄提要，匯為是編。

二、本編學術性、資料性并重，主要供從事目錄學、版本學、書史學、出版印刷史研究者和圖書館工作者、古籍整理工作者以及廣大文史工作者參考使用。

三、全書分為宋刊和元刊兩大部分。每部分又各分為官刻、家刻、坊刻三類，每類中略依刻家或刻板年代編排。

四、全書計收宋元書刻牌記百餘幅，為使覽者得見古書原貌，是編所收圖幅，除標明者外，悉準原大。

五、為方便查檢參考，每圖幅附有題跋，或辨疑，或概述，或介紹刻書家情況；然於所不知，概遵古人闕如之訓，以俟來哲。

六、宥于聞見，是書所收所述，不免罅一漏萬，通人方家，幸垂教焉。

解題目錄

(共計六十五家九十二種一百零四幅)

上編：宋刻本 共三十八家五十一種五十六幅。

□ 官刻 計十家十一種十一幅

一、臨安府紹興九年刻《漢官儀》……………一

二、南康郡齋淳熙十一年刻《衛生家寶產科備要》……………一

三、鄂州孟太師府鵠山書院孝宗以後(一一八九—)覆刻《資治通鑑》……………二

四、兩浙東路茶鹽司宋紹熙三年刻《禮記正義》……………二

五、江西轉運司淳熙十二年刊慶元元年重修《經史證類大本草》……………二

六、白鷺洲書院嘉定十七年刻《漢書》……………三

七、廣東漕司寶慶元年刻《新刊校定集注杜詩》……………三

八、江西上饒郡學淳祐十年刻《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》……………四

九、福建漕治咸淳間(一二六五—一二七四)刻《張子語錄》、《龜山語錄》……………四

十、劉氏天香書院無年號刻《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註論語》……………五

□ 家刻 十五家十八種二十二幅

一、饒州董應夢集古堂紹興三十年刻《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》……………六

二、王氏取瑟堂南宋初刻《中說》……………六

三、婺州市門巷唐宅南宋初刻《周禮注》……………六

四、番陽洪氏乾道六年十二月刻《洪氏集驗方》……………七

五、建谿蔡夢弼乾道七年刻《史記》……………七

六、胡元質郡齋乾道八年刻《兩漢博聞》……………七

七、婺州吳宅桂堂乾道間（一一六五—一一七三）刻《三蘇文粹》……………八

八、麻沙鎮劉仲吉宅乾道間（一一六五—一一七三）刻《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》……………八

九、建安黃善夫慶元間（一一九五—一二〇〇）刻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》、《後漢書注》、《王狀元集百家註

分類東坡先生詩》……………八

十、建安劉元起慶元間（一一九五—一二〇〇）刻《漢書注》……………九

十一、建安魏仲立宅南宋中葉刻《唐書》……………九

十二、建安虞氏家塾孝宗以後（一一八九—）刻《老子道德經》……………九

十三、建安魏縣尉宅光宗以後（一一九四—）刻《附釋文尚書註疏》……………九

十四、廖瑩中世綵堂咸淳間（一二六五—一二七四）刻《昌黎先生集》、《河東先生集》……………一〇

十五、宋佚名無年號刻《東萊先生詩武庫》……………一〇

□ 坊刻 計十三家二十二種二十三幅

一、杭州開牋紙馬鋪鍾家建炎三年前刻《文選五臣注》……………一一

二、臨安榮六郎紹興二十二年刻《抱朴子》……………一一

三、錢唐王叔邊隆興二年前後刻《後漢書》……………一二

四、建寧黃三八郎書鋪乾道五年刻《鉅宋廣韻》……………一二

五、余仁仲萬卷堂紹熙二年刻《春秋公羊經傳解詁》、《春秋穀梁傳》、無年號刻《禮記注》……………一二

六、建安余氏慶元三年刻《重修事物紀原集》……………一三

七、成都眉山萬卷堂刻《新編近時十便良方》……………一三

八、建安蔡琪一經堂嘉定元年前後刻《後漢書》、《漢書》……………一三

九、臨安睦親坊陳宅書籍鋪刻《唐女郎魚玄機詩》、《朱慶餘詩集》、《周賀詩集》、《常建詩集》、《王建詩集》、《文粹》、《畫繼》……………一四

十、臨安府洪橋子陳宅書籍鋪刻《李丞相詩集》……………一五

十一、臨安府尹家書籍鋪刻《續幽怪錄》四卷……………一五

十二、建陽龍山書院刻《揮塵錄》……………一六

十三、建安江仲達群玉堂刻《二十先生迴瀾文鑑》……………一六

下編：元刻本 共二十七家四十一種四十八幅。

□ 官刻 計五家七種八幅

一、紹興路儒學大德十年刻《吳越春秋》……………七五

二、圓沙書院延祐四年刻《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》、泰定二年刻《廣韻》……………七五

三、杭州西湖書院至正二年刻《國朝文類》……………七五

四、沙陽豫章書院至正二十五年刻《豫章羅先生文集》……………七六

五、盱郡無年號刻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……………七六

□ 家刻 計六家六種七幅

一、孔元措蒙古壬寅刻《孔氏祖庭廣記》……………七七

- 二、岳浚荆谿家塾元初刻《春秋經傳集解》……………七七
- 三、魏天佑中和堂至元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（一二八九—一二九一）刻《資治通鑑》……………七九
- 四、王常大德五年刻《王荆文公詩箋註》……………七九
- 五、沈伯玉家塾後至元五年刻《松雪齋文集》……………七九
- 六、孫存吾益友書堂惠宗至元六年刻《范德機詩集》……………八〇

□ 坊刻 計十六家二十八種三十三幅

- 一、平陽張宅晦明軒蒙古定宗四年刻《重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》、憲宗三至五年（一二五三—一二五五）刻《增節標目音註精義資治通鑑》……………八一
- 二、建安余氏勤有堂皇慶元年刻《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》、延祐五年刻《書蔡氏傳輯錄纂疏》、《朱子說書綱領》、天曆二年刻《四書通》、元統三年刻《國朝名臣事略》、至正五年刻《書蔡氏傳旁通》、至正十一年刻《故唐律疏議》……………八一
- 三、無名書坊至治二年刻《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》……………八二
- 四、劉氏翠巖精舍泰定四年刻《詩集傳附錄纂疏》、至正十六年刻《廣韻》、無年號刻《漁隱叢話》……………八三
- 五、葉氏廣勤堂天曆三年刻《新刊王氏脈經》、至正二十二年刻《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》……………八四
- 六、鄭天澤宗文堂至順元年刻《靜修先生文集》……………八五
- 七、梅軒蔡氏至元六年刻《新編詩學集成押韻淵海》……………八五
- 八、鄭氏積誠堂至元六年刻《纂圖增新羣書類要事林廣記》……………八五
- 九、劉氏日新堂至元六年刻《伯生詩續編》、至正六年刻《漢唐事箋對策機要》、至正七年刻《詩經疑問》……………八五

- 十、日新堂至正元年刻《朱子成書》……………八六
- 十一、虞氏務本堂至正元年刻《趙子昂詩集》……………八六
- 十二、廬陵竹坪書堂至正九年刻《周易程朱傳義》……………八七
- 十三、德星書堂至正十一年刻《重刊明本書集傳附音釋》……………八七
- 十四、建安朱氏與畊堂無年號刻《續宋編年資治通鑑》……………八七
- 十五、陳氏餘慶堂無年號刻《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》……………八七
- 十六、麻沙書坊無年號刻《韋蘇州集》……………八八